

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的规范化发展路径

■文/时郁婷 王原

解说类短视频是短视频博主基于一定的叙事逻辑对电影作品进行重新剪辑、拼贴、组装,并结合解说词对电影作品进行宣传 and 评价的短视频作品。在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网站蓬勃发展的今天,电影解说类短视频成为新型文化消费方式的一种。其中,国产喜剧电影因其轻松幽默的特质,成为短视频博主偏爱的题材之一。此类解说短视频多采用“三分钟看完全部电影”“爆笑解说”等标题形式,通过浓缩原片情节、重新剪辑和幽默配音,为观众提供快速了解电影内容的渠道。

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的兴起原因

在电影发展初期,电影解说曾在欧美等地区作为电影艺术的衍生品而存在,其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电影作品本身。随着电影制作技术水平的提升,电影解说在时代发展中逐渐没落。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又将电影解说带回大众视野,而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也成为促进电影与受众之间交流沟通、形成喜剧文化传播效应的重要载体。

国产喜剧电影本身就具备剧情轻松诙谐、节奏紧凑、笑料密集等特点,迎合了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速食心态”。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日益加快,人们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观看一部电影,而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的时间长度一般为3~10分钟,用户不仅能够快速了解电影剧情,还能得到情绪宣泄,满足其“高效娱乐”的心理诉求。特别是在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下,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作为一种“即时满足”消费内容,为观众提供了短暂脱离现实、缓解自身情绪的重要途径。

短视频平台为喜剧电影解说短视频提供了创作空间。在生产层面,剪辑、快影等剪辑软件降低了视频生产门槛,普通人也可以通过简单剪辑、配乐、配字幕来制作一个笑点密集、节奏紧凑的喜剧电影解说短视频。喜剧电影主要靠表情、台词、剧情反转产生笑点,而这些因素又被短视频中的加速、重复、特效、字幕所强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短视频的吸引力。从传播端来说,抖音、快手等平台的智能推荐会根据用户观看偏好向其精准地推送喜剧电影解说短视频。喜剧类内容往往因普适性较强、情绪传递较为直接,容易获得点赞、评论、转发。此外,短视频“随时随地可看”的特点,让喜剧电影解说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内会选择的娱乐方式之一。

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国产喜剧电影解说是一条门槛较低、易于变现的创业赛道。喜剧影视本身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解说作品更容易吸引流量、快速涨粉。从创作成本看,喜剧电影情节简单、笑点明确,解说文案易于构思,剪辑也无需复杂特效,适合个人或小分队操作。此外,喜剧类短视频的供给具有较强的商业潜力。一是平台流量分成与补贴,喜剧内容因其高互动性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推荐与收益;二是广告植入与品牌合作,喜剧解说氛围轻松,适合植入消费类、娱乐类产品广告;三是影视类合作,随着国产喜剧电影市场竞争加剧,片方日益重视短视频平台的宣传价值,常与知名解说博主合作进行电影预热或票务导流。此外,部分博主还会通过售卖周边、开设专栏等方式拓展收入来源。这种“流量—收益—再生产”的商业闭环,能够激励着更多创作者涌入喜剧解说领域。

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面临的发展困境

在算法驱动的短视频浪潮中,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视频曾以“五分钟带你看完一部电影”的高效模式迅速崛起,成为平台流量宠儿。但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表面上的流量繁荣之下,是创新乏力、版权争议、审美疲劳与创作内卷的多重危机。

打开任意短视频平台,“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式的开场白,“三分钟解说”“爆笑盘点”的标题模板,配上机械变声的AI配音与快速闪烁的电影片段,构成了千篇一律的内容流水线。这种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固然降低了创作门槛、提高了产出效率,却也将内容锁进了创意的牢笼。当所有解说者都在追逐同样的热点电影、使用同样的叙事结构、制造同样的“反转”笑点时,内容差异便仅剩下载片选择的不同。观众在刷过十几个类似解说后,产生审美疲劳几乎是必然的。更严峻的是,这种流水线式生产正在挤压着真正有创意的解说者的生存空间,在流量为王的逻辑下,深耕细作的原创内容往往难以匹敌批量产出的套路化视频,导致优质创作者要么被迫同化,要么逐渐沉默。

各短视频平台中,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严重的著作权危机。2017年,三家影视公司起诉知名电影解说类短视频博主“谷阿莫”侵犯著作权,引发了社会对电影著作权问题的关注。短视频博主未经授权,便使用较多影片片段,客观上已经侵犯了电影作品的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虽然短视频博主多以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来作为抗辩理由,然而许多解说视频以浓缩剧情、完整呈现核心亮点与结局为目的,实质上替代了原片观赏,并不能视为合理的评论或介绍。由于缺乏对“合理使用”的详细规定,让创作者与平台置于风险之中。对于短视频平台而言,需加强对侵权内容的监管,承担相应的“通知—删除”义务,否则就要负连带责任。对于短视频创作者而言,其所有的流量基础和变现方式,不管是广告分成或者商业合作,抑或引入去看演出、买票,都是建立在没有授权的电影素材上,如果被版权方起诉,不但要赔钱,还面临着被封号的风险。

为了迎合算法偏好、获取更多流量,创作者不得不追逐热点、制造噱头、缩短时长、强化刺激点,形成“算法喜欢什么就生产什么”的逆向创作逻辑,如此便会导致解说内容日益浅薄化、标题党化,深度解读、细致分析等需要时间沉淀的内容类型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受众注意力持续碎片化,对喜剧解说的“耐笑性”阈值不断提升。简单的情节复述如罐头笑声已难以引发观众共鸣,他们渴望更独特的视角、更深刻的解读、更创新的形式。而喜剧电影本身的市场波动——优质原创喜剧电影的供给不足,也直接影响了解说内容的源头活水。当新鲜素材匮乏,大量解说便只能围绕少数几部热门电影反复咀嚼,加速了内容衰竭。

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的规范化发展路径

面对发展困境,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若想突破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向系统性的规范化发展,其核心在于推动法律框架、内容创作与平台机制三方面的协同演进。

为摆脱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内容同质化现状,实现内容生态

从“流量复制”到“价值创新”的转变是关键一步,核心在于优化短视频内容生产机制,改变“小帅小美”流水线式生产模式。第一,规范短视频内容创作标准。平台方应与行业协会共同制定超出简单“搬运工”的内容制作规范,倡导解说脱离“三分钟讲完一部电影”的单一情节叙述,向深度解读、风格化演绎等方面延伸,如设置“创意解说”“文化解读”“导演视角”等相关垂类标签,将具有独到见解,或者融合了舞台剧、动漫等多种表达方式的优质内容予以加权推荐,从算法端稀释同质内容的曝光度。第二,建立扶持原创的激励机制。平台可以联合版权方、影视公司设置创作基金,或发起相关主题大赛,引导创作者解构老喜剧作品、调侃当下热点话题,或发掘小众优秀喜剧,从源头上扩充素材池,并针对优秀创作者制定长期分成和版权合作机制,让创作者可以通过深入钻研内容持续获利,才能抵抗流量的诱惑,有底气花时间去搞创新。

要想摆脱电影解说短视频的版权困境,需超越“侵权—维权”的对抗思维,转向以法治为基础、以合作为路径的生态化治理,通过构建明确的法律规则和商业合作机制,建立可持续的规范体系,首要任务是推动著作权法在短视频二次创作场景下的精准适用。现行法律中“合理使用”原则较为笼统,应通过司法解释或行业指南等结合新媒体特点予以细化。重点明确基于深度评论、批判解说的“转换性使用”认定标准,设定引用原片时长、比例的具体参考界限,并强调不得实质性替代原作品市场价值,进而从源头上减少无意识侵权与争议。在此基础上,必须大力构建灵活高效的市场化授权与合作机制。版权方与创作者并非天然对立,而是潜在的共赢伙伴,一方面可推广“版权方主动授权+平台集中管理”模式,短视频平台通过采购经典影片、建立正版素材库,为创作者提供“合规素材池”。另一方面深化“定制化合作”,新上映影片的片方可与优质创作者签订宣发协议,为其提供官方素材与创作指引;对于小众文艺片,则可探索“学术解说”等深度合作形式。最终,通过法律划清底线、合作拓宽通路、技术提供支撑,推动版权生态从消耗性争议走向创造性共赢。

针对流量导向导致的创作异化问题,规范化发展的关键在于重塑评价体系与创作导向,从“唯流量算法”转向“人文与质量并重”的综合评估,重建创作者与观众、内容与深度之间的有机连接。首先,平台方要担起主要职责,完善算法推荐规则。增加包括“原创价值”“完播率”“优质评论”等在内的多元评判指标,与点击率、播放量形成综合评估体系,让真正有质量、有价值且缺乏曝光度的国产喜剧电影解说类短视频得到曝光机会,鼓励创作者多做持久的长线投入而不是短期爆红。同时,平台还可以开辟诸如“喜剧文化”或“影视深研”之类的知识类频道,培养用户对于优质内容的观看习惯。其次,在生产端上,倡导“垂类深耕”与“人格化IP”建设。引导短视频博主由关注泛娱乐话题转变为打造自身特色与垂直领域,如专注于某一种类型的喜剧,如黑色幽默、荒诞剧的解说,或用社会学、心理学视角分析喜剧电影剧本。在长期坚持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解说风格,积累具有黏性的粉丝社群,从而获得持续、长久的流量。

(作者单位:哈尔滨石油学院)基金项目:2024年度黑龙江省优秀青年教师基础研究支持计划《向北开放视域下国产喜剧电影创意设计元素建构研究》(项目编号:YQJH2024117)

跨媒介视域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叙事重构与审美突围

■文/陈群 彭钰

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及人文性,可以为电影提供大量的文本资源,如《阿Q正传》《骆驼祥子》等经典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以及近几年《平凡的世界》《繁花》《人世间》的电影重述都让文学与电影间的对话从未停止。上述文学文本的跨界转化并非单纯的文本搬移,而是包括叙事方式、审美追求及文化传达的多重转换。在媒介日益融合发展的今天,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电影改编的叙事重构与审美突破,对有效延续文学精神、丰富影片艺术内涵及促进民族文化有效传播有着积极意义。

跨媒介叙事的理论基础与逻辑机理

跨媒介叙事在于以核心故事为纽带,通过多种媒介平台协同构建一个?完整且统一的叙事宇宙?,其中每个媒介都承担独特的叙事功能,而非简单重复或移植。在这一叙事体系中,每个媒介都承担着独特的叙事功能,既能够独立传递部分叙事信息,又能与其他媒介形成互补与呼应,让受众在不同的媒介体验中获得更为丰富、全面的故事认知。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而言,跨媒介叙事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叙事主体从文学文本向影视文本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绝不是对文学叙事的背离,而是在尊重核心故事内核与精神主旨的基础上,借助影视媒介的视听特性对叙事元素进行重新整合与拓展,使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能够在更广泛的传播范围内被受众理解与接受。

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逻辑核心在于实现文学媒介与影视媒介的有效适配,这种适配并非简单的形式转换,而是建立在对两种媒介特性深刻认知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从本质而言,改编的逻辑起点是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核心故事、鲜明人物与深刻主题,这些元素既是文学作品能够吸引影视创作者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改编作品能够获得受众认可的重要基础。在改编过程中,创作者需要准确把握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确保改编作品不偏离原著的核心主旨,基于此,结合影视媒介的特性对文学叙事逻辑进行合理的调整与重构,例如由于影视播放时长的限制,创作者需要对长篇小说作品中的情节进行筛选与提炼,剔除冗余的次要情节,保留能够推动故事发展与展现人物性格的核心情节。对于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心理描写与内心独白,需要通过镜头语言、人物动作、对话等影视化手段进行转化,使抽象的心理活动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时,改编还需要兼顾市场需求与受众审美,在保留文学内涵的基础上融入符合当代受众审美趣味的元素,实现文学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因此,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逻辑是一种以核心价值为导向、以媒介适配为核心、兼顾艺术品质与市场需求的创造性转化逻辑。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叙事重构策略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如部分长篇小说采用线性叙事结构,以时间为线索逐步推进故事发展,情节铺陈较为舒缓,细节描写极为丰富。但这种叙事结构往往难以直接适应影视媒介的叙事需求,因此在影视化改编过程中,对叙事结构进行紧凑化与逻辑化调整成为重要的重构策略。对于采用线性叙事结构的文学作品,改编者需要在保留核心时间线索的基础上,

精简冗余的细节描写与次要情节,通过强化情节之间的因果联系加快叙事节奏,使故事能够在有限的播放时长内实现完整的叙事闭环。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典型的线性叙事长篇小说,小说以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的人生轨迹为核心叙事线索,通过清晰的时间顺序和连贯的事件与事件众多。在影视改编中,创作者对原著中的部分次要人物与情节进行了删减,重点关注孙氏兄弟的奋斗历程与情感纠葛,通过强化关键情节之间的逻辑关联使叙事结构更加紧凑,既保留了原著的核心故事脉络,又适应了影视的叙事节奏。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常常采用内视角进行叙事,即通过作品中某一人物的内心感受与视角来展现故事发展,这种叙事视角能够深入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使读者能够与人物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导致叙事视野狭窄,难以全面展现故事的社会背景与整体风貌。而影视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需要兼顾叙事的情感性与观赏性,因此在影视化改编过程中往往会采用视角转换策略,达成内外叙事视角的平衡。鲁迅的《阿Q正传》便采用了内视角叙事,也就是通过阿Q的视角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与底层民众的愚昧麻木。而在电影版中,创作者在保留阿Q内视角的同时适当融入了外视角镜头,通过展现辛亥革命的社會背景、乡绅地主的反应等社会拓宽了叙事视野,使受众不仅能够理解阿Q的内心世界,还能更全面地认识到故事中所蕴含的社会批判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核心主题,同时伴随着大量的次要情节与细节描写,这些次要情节与细节描写虽然能够丰富作品内容,但对于影视改编而言,由于播放时长的限制难以全部呈现。因此在影视化改编过程中,需对叙事内容进行合理取舍,保留核心主题并简化次要情节。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的核心主题是通过祥子的人生悲剧,揭露旧中国社会的黑暗与底层劳动者的苦难。在影视改编中,创作者始终围绕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叙事,通过祥子“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揭示战乱频繁、黑暗混乱的旧社会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摧残与迫害。在保留核心主题的基础上,创作者选择性保留与简化的心理描写与内心独白,需要通过镜头语言、人物动作、对话等影视化手段进行转化,使抽象的心理活动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时,改编还需要兼顾市场需求与受众审美,在保留文学内涵的基础上融入符合当代受众审美趣味的元素,实现文学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因此,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逻辑是一种以核心价值为导向、以媒介适配为核心、兼顾艺术品质与市场需求的创造性转化逻辑。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审美突围策略

文学阅读的审美感受主要建立在读者对文字进行想象与依循的基础上,而影视可以借助视听综合方式给受众带来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在跨媒介改编的审美突围过程中,听觉审美的拓展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其中音效与配乐的情感赋能具有重要作用。音效属于影视听觉元素的重要部分,能还原故事情景的真实氛围,提升受众的代入感。如在改编自沈从文《边城》一书同名电影中,创作者便运用了湘西水乡中的流水

声、乌篷船的摇橹声、山间的鸟鸣声等声音元素来还原边城的地域风貌,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宁静祥和的湘西世界中感受着故事的发生与发展,更能感受作品中质朴的人性之美。而音乐可以直接触及受众的情感领域,以旋律、节奏的高低起伏来加强作品的情感色彩。比如改编自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同名电视剧中的配乐,便是使用富有陕北地方风格的旋律,在表现黄土高原的雄浑苍茫的同时也暗合了作品主人公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及昂扬奋进的生命力,让受众感受到主人公不屈服于苦难而执着于理想的幸福之路,达到了听觉审美与情感表达相结合的目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意象是作家情感表达与思想寄托的重要载体,且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与象征性。在影视化改编过程中将这些抽象的文学意象转化为具象的视觉画面,可以实现视觉审美的建构与突破。例如金宇澄小说《繁花》中的“沪上弄堂”既是老上海市井烟火气息的载体,也是人物在时代大潮中挣扎和坚守的象征符号,而在2023年的同名剧版里,创作者用细腻镜头语言来表现弄堂的肌理,在主人公阿宝刚进入商场的迷茫时期,弄堂以昏暗的光影、狭窄的空间给人压迫之感。而在人物遭遇命运变故之时,弄堂又在清晨里显露出温度感,使得意象情感上的拉扯能够以视觉化的方式得到渲染。通过文学意象的视觉化转化,影视改编作品丰富了观众的视觉审美体验,实现了从文字美到视觉美的跨越级升华。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诞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中所蕴含的内容和表述都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性,在进行跨媒介改编的过程中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原著的历史感再现出来很容易与当下受众群体的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念脱节,很难引起当下的受众情感上的共鸣。因此,改编者可以通过促使原著传统内涵与现代价值之间的相互结合,满足当代受众的认知期待,引起当代受众的情感认同。比如,改编自亦舒同名当代小说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在保留原著中关于女性情感取舍及自我追寻的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继承了黄玫瑰敢爱敢恨的人设特色的同时,紧贴当代都市女性价值诉求增添了厚实的职业发展脉络,用玫瑰事业奋斗凸显人物自立自强的精神,使原作强调爱情故事的情节线与现代读者关心的女性就业、个人成长等问题产生共鸣,并将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延续到今天。

由此可见,在叙事情境转换及审美价值提升的基础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影视改编使得原本深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学经典摆脱了阅读空间的束缚,以电影电视所具有的形象、具体的视听效果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也使现代人能够穿越时空距离与文学作品的灵魂进行对话,悄无声息地完成文学意义的当下传达以及文化记忆的传承。相信在未来,随着媒介科技的发展及跨界思维的成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电影改编将会有更多的突破与发展,在忠于文学价值的同时找到契合时代的呈现方式,推动文学与影视剧的深度融合彰显中华文化特色和精神力量。

(陈群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彭钰单位:六盘水市第二实验幼儿园)本文系六盘水师范学院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古代汉语”(项目编号:LPSSYylkz-2020-19);2023年贵州省“金课”线上一流课程“教师礼仪”(项目编号:20230205)的研究成果。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

广告